



Shiguang yu xingling

时光与心灵

——苏北散文近作

苏北/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Shiguang yu xinling

时光与心灵

——苏北散文近作

苏 北/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与心灵:苏北散文近作/苏北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650 - 2733 - 8

I. ①时…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4996 号

时光与心灵

——苏北散文近作

苏 北 著

责任编辑 郭娟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人文编辑部:0551 - 62903205
市场营销部:0551 - 62903198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E-mail hfutpress@ 163. com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72 千字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2733 - 8

定价: 49. 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五十自寿打油

——代序

苏 北

曾经顽童，今日书痴。
半生弄文，偷偷摸摸。^[1]
一不留神，人生过午。
叩问内心，忧愧参半。
小书几本，毫无成就。
人称汪迷^[2]，并无不妥。
除却吃睡，沉溺书堆。
娇妻斥骂，两耳不闻。
油瓶跌倒，视而不见。
双目已昏，所幸体健。
父母尚全，妻儿亦好。
无啥心思，吃饱便妥。
偶尔出游，到处跑跑。
闲暇无事，侍弄花草。
问何所憾？读书太少。



问何所求？祖国安好。

诚非大话，大牵着小。

尚存妄想，越写越好。

继续耕耘，期望更高。

2012年4月26日，农历壬辰年四月初七。

注：[1] 我因多年在金融单位工作，写作都是偷偷摸摸，本来是挺高尚的事，在我却如做贼一般，如此半生矣。

[2] 我从二十岁热爱上汪曾祺，惚惚二十多载，依然迷恋，被人戏称“天下第一汪迷”。出了两本记汪小书——《忆·读汪曾祺》和《汪曾祺闲话》。汪曾祺在世时，曾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汪长叹一声：“步步追随苦雨斋，终无出息！”此言犹在耳旁。

目 录

辑 一

-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
——日记摘抄 / 003
汪曾祺的书房及其他 / 035
汪曾祺不会写公文 / 044

辑 二

- 考上了 / 049
我的家，我的娘 / 053
温暖而寂寞的旅程 / 057
今天不开车 / 059
一天记 / 061
断章 / 063
精灵般的短信 / 065
心灵 / 067
妻为师 / 071
养老婆 / 075
老婆和我的幸福指数 / 077





- 车子、孩子、妻子和娘 / 080
- 猪腰子、《一个人的好天气》及其他 / 083
- 蛇 / 087
- 民间的文学 / 090
- 故乡的倒影 / 092
- 涌动的泪 / 094
- 江永拉毛，你还好吗？
——致玉树一位藏族女同胞 / 097
- 气短情长及其他 / 100
- 温暖 2004 / 109
- 2005 第一缕阳光 / 111
- 和海明威一起喝咖啡 / 113
- 外遇、前列腺及其他 / 115
- 无事此静坐 / 117
- 送稿小记 / 119
- 美得好苦 / 121
- 翻耨心田 / 123
- 闲品普洱 / 125
- 冬日絮语 / 127
- 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 129
- 心随歌声飘扬 / 131
- 看书才是人生 / 133
- 感动一场音乐会 / 135
- 情结 / 137
- 美女如妖 / 139
- 光阴与心灵 / 142
- 内心的事 / 144
- 那些旧东西，都是缓慢的
——给一个朋友 / 146

中秋随感 / 149
小生活，大技巧 / 151
看呆 / 155
糟糕的旅行 / 157

辑 三

父亲的生日 / 161
八个人 / 178
沈闻道 / 192
风流郑励 / 196
丁兄 / 201
名人土二狼 / 203
钟点工王翠兰 / 206
贺大丫头 / 208
老杜 / 211
请客 / 214
“穷亲戚” / 216
老师徐竟高 / 219
小学同学 / 222

辑 四

香港细节 / 245
云海·温泉
——黄山二题 / 247
树这一辈子 / 249
白塔河·高邮湖 / 251
乘庞巴迪去南京 / 253
说说合肥 / 255
再说合肥 / 258
正在长大 / 261
合肥的树 / 263





我家住滨湖 / 265
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合肥” / 267
无病呻吟，或多愁善感 / 269
桂花园：静谧而安详 / 273
“世上最漂亮的丢包者”
——丢包记 / 275
运动之美 / 279
奶说 / 281
痛快 / 284
官派 / 287

辑 五

坚持，文学贵在坚持
——在《苏北作品精品集》首发暨签售会上的发言 / 291
我读《古槐》 / 293
我们深爱着这片土地
——千秋古城摄影作品集序 / 296
说说老大哥王明义 / 298
朋友若齐 / 301
许春樵的魅力 / 304
钱玉亮，你听我说 / 307
阅读钱红丽 / 310
性情张语 / 313
马丽春：文与人 / 315
马丽春这个人 / 317
思索的手 / 320
忧伤的脚 / 322
刘政屏先生 / 324
执着走自己的路
——兼评张华散文 / 327

看祥龙散文所想到的 / 330
阅读在夏日的风中 / 333
七夕的文字是有修养的 / 336
韩贺彬小说集《远逝的乡村》序 / 339
一组组，世相百态的幻灯
——序高境新作《中华的鉴定》 / 342

附 录

苏北：他其实是个精神的梦游者 赵 卉 / 349
苏北：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 林生菊 / 353
“汪曾祺去世后，谈论他最多的是苏北”
——答《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问 / 358
脚步不要停下，笔不要放下
——苏北作品精品集首发 李燕然 / 363
苏北：我通俗明白地站在你面前
——专访著名散文家、汪曾祺研究者苏北 郭 玮 / 366

后 记 / 372



辑 一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

——日记摘抄

小 引

这里的几十篇日记，都是当年记下来的。我翻出发黄的旧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找，摘下了这些文字。它们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同时它们又是温暖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我与汪先生交往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一个青年当时的轨迹。这些都是当时随手记下的，当然更多的是没有记。人年轻嘛，又要玩，又要疯。一件事情完了，另一件事情又来了，哪来那么多工夫安心坐下来记笔记？感谢我还有动动笔头的习惯，虽是挂一漏万，然总是还记下来一点点，得以保存了我当时的最初的记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再看这些笔记，觉得它是多么的珍贵。

1989年5月8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见到汪曾祺先生了。

我是2月28日到北京来的。这次能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真是我的幸运。从天长来时，在滁县上了火车，一直是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到了徐州才坐了半个屁股。3月1日中午12点才到北京。

辑

一



上了两个月课，忙忙乱乱的。早晨起来，北京一夜小雨。早饭后躺在床上浏览了一会儿报纸，就起身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噢，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他的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同学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我住的503宿舍就在他们开会的大教室的边上。我已无心洗衣服，我在那紧张地等待着。中间，汪先生出来了一趟，正好去上厕所。厕所又正好在我宿舍的对面，于是我便走过去，上去同汪先生说话。我所说的大意是，我是安徽天长的（天长在高邮湖西岸），曾抄过先生的小说《晚饭花集》，抄在四个笔记上，寄给过先生，不知可能收到。汪先生嗯嗯嗯，不置可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三个人一间，挺好！”

我递给他一支烟，是我们滁州生产的长把子“红三环”，我见汪先生对烟的牌子似乎并不讲究。他接过去，我用打火机给他点上，他隔着烟雾对我说，你们天长出过一个状元，叫戴兰芬。

我接话：是的，我们县里的人都晓得，有一个对子的，叫“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他说，其实这个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因名字谐音不好听，“死囚死囚的”，被慈禧点状元给点得了。这个戴兰芬，名字好，“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相当吉利，便被点了头名。

我也隔着烟雾，见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烟抽得很深，浓浓的一大口到嘴里，憋了一会，喷出来，整张脸又没有了。这都是劣质的烟草，烟雾很冲，不一会，满房间都是烟雾，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有站的，有坐的，都仿佛浮在半空，又像正在洗澡堂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汪先生，我给您寄过三个笔记本，是抄的您的小说。不知收到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噢噢噢的，不知道收到没收到。

他又坐了一会儿，我要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人来催他吃午饭，汪先生起身走了。

（注：2007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不久一个乌鲁木齐的读者给《文汇报》写来“读者来信”——《道光状元慈禧点？》。“笔会”的“编读往来”也来文照登。文中说戴兰芬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怎么可能是慈禧点的呢？作者查了历朝状元谱。看来汪先生是搞错了。）

1989年5月24日，星期日，北京

去拜访了汪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在汪先生那里吃了午饭。他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2015年11月12日补记：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汪先生的画。这里要展开一下，我知道汪曾祺这个名字，大概在1983年。1980年我开始爱好文学，先是看地区小报上的散文诗，有写花的，有写草的，写我们县城边上的高邮湖的。一百来字。文字都很美。我模仿他们，也写了几篇，投到地区报上，可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后来我受我的一个同学影响，知道还有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他给了我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导读》，我按照上面的节选，去买整本的作品回来，有《复活》《老古玩店》《德伯家的苔丝》《前夜·父与子》和《茶花女》等等，我生吞活剥地看了几十本，除培养了一点自负和傲慢的气质外，不得要领。后来，我结识了许多我们地区的文学作者，在交流中，知道了汪先生。找来他的作品一看，第一感觉，这个写作的人，他写的故事，离我们县不远。他的语言，很多方言，和我们县的人（特别是我乡下的亲戚）口中说出的十分相似。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等作品，《小说月报》或者《小说选刊》都选过，《北京文学》那个时候我们也订了。这几篇小说看过，心中欢喜得不得了，就迷上了汪曾祺这个名字。那个时候，汪先生已出版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



我得到了《晚饭花集》，为了学习他的语言和写作方法，我把他的《晚饭花集》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其实也就是单位发的大号的工作笔记本。我认认真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抄，有心得了，在边上用红笔进行批注。我在县银行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查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办公室铁窗外面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春天一树紫色的大花，夏天一窗子的绿荫。我坐在窗下吭哧吭哧，兴趣盎然，抄到会心处，感到特别幸福，觉得自己同别人不一样。别人忙生活忙玩忙喝酒（那时喝酒成风），而我偷偷在忙别人看来是很幼稚的事情。别人背地里都说我怪怪的。我谈恋爱时，还有人私底下议论我脑子不好。可是我痴迷文学像痴迷鸦片或者花朵一样不能自拔。我痴迷汪曾祺到了癫狂的程度。

就这样，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我把《晚饭花集》抄完了。后来我不知道从哪得到的信息，知道汪先生在北京京剧院工作，我一激动，就把这四个笔记本给寄了过去。寄过去并没有得到回应。不过，不多久，我也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这四个笔记本又回到了我的手中。2007年5月，在高邮，汪朝大姐同我聊天，她说，这四个笔记本好像还在家里，我回去找找，要能找到我就寄给你。——你自己好好保存吧。汪朝大姐说话算话，她回北京不久，便给我挂号寄回了这四个笔记本。我补记这篇日记时，又从书橱里找出厚厚的这四个笔记本，它们都发黄了，快三十年了。我翻翻，那些抄过的小说，依然那么熟悉。《鸡毛》《晚饭后的故事》《八千岁》《王四海的黄昏》《皮凤三榷房子》《徒》《职业》《尾巴》《金冬心》《昙花、鹤和鬼火》《鉴赏家》《星期天》《云致秋行状》《故里杂记》《故乡人》《钓人的孩子》《小说三篇》等。我是编了目录的。数数大约有三十多篇。抄完的那一天，我在文尾写了几句话：1987年6月10日抄毕。《晚饭花集》全文抄毕，约17万字，历时三个月。那些红、蓝圆珠笔的字迹还那么的清晰，而我却又老又旧了。汪先生已去世快二十年，而我，也五十多岁了。

1989年7月2日，北京

又拜访了一次汪先生，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他在《蒲桥集》的扉页上写道：“赠立新，汪曾祺，1989

年7月。”

我大约坐到两点半离开。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本名陈立新。汪先生所题“立新”是我本名，我后来的写作才用苏北这个笔名。下同。）

1989年12月2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一封信，信很简单，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汪先生写道：

立新：

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作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到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

序很快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 $24 \times 25 = 600$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见到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俊隽清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大家非常兴奋，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还是钱玉亮各方想办法，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

辑

一